

古



古玩圈里的传奇

话



玩

孙仲



说



古



古玩圈里的传奇

话



玩



孙仲谋 著

说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话说古玩 / 孙仲谋著.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8.5
ISBN 978-7-5008-6945-0

I. ①话… II. ①孙… III. ①古玩—鉴定—中国 IV. ①K8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88874号

话说古玩

- 出 版 人 芮宗金
责任编辑 傅 娉
责任校对 董春娜
责任印制 黄 丽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45号 邮编: 100120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电 话 (010) 62005043 (总编室) (010) 62005039 (出版物流部)
(010) 62379038 (社科文艺分社)
发行热线 (010) 62005049 (010) 62005042 (传真)
经 销 各地书店
印 刷 天津嘉恒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20千字
版 次 2018年7月第1版 2018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2.00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出版物流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言

从品茶说古玩

人生快乐的事情很多，古人把他乡遇知己作为其中之一，可放在我这里，四十年后遇故旧，方是最大的乐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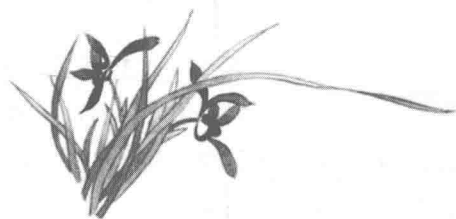
四十年前，我们是人生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故旧孙连泉和何丹炜，当时一个是俊朗的复员兵，另一个是美若桃李的厂花，我上大学离开的时候，像上下班的同事擦肩而过，淡淡的离绪，预示也许以后很难相会。谁知岁月匆匆，四十年后我们偶然相遇，二位已是三十多年的伉俪，聊起往事，故旧之情溢于言表。我们每次相会，夫妇俩都以茶相待，因为网上爆料，连泉是武夷山名茶“金骏眉”的创始人之一，并被封为“北京茶王”。

喝茶当然是喝“金骏眉”，汤色金黄，入口甘爽，滋味醇厚，回味无穷。就像我们四十年前的往事，沁人肺腑，韵味无穷。我问连泉，怎么就进入茶界？连泉说，中国有句老话，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我和茶结缘，纯属偶然。二零零五年我们上武夷山看茶，正为当地茶叶销路不好犯愁，偶然看见一位大嫂采茶归来，筐里是些新采的芽头，于是几个人商量做一种新茶，找找销路。经过一番周折，出了几两成品，大家一尝，顿时耳目一新，都说的是好茶，乘兴取名“金骏眉”。好些人说“金骏眉”能够成功，是我推广的功劳，这应了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古话，当时我看到武夷山茶农辛苦劳作，茶叶卖不上价，生活十分艰辛，心里好不是滋味。我就想把这个茶推出去，帮帮当地

的茶农。机会来了，二零零七年正式做“金骏眉”，一共产了一百来斤，我包了八十多斤，就想在北京一炮打响。谁想天助人意，回北京往各路神仙那儿一送，得，“金骏眉”那甘醇口味和琥珀般的汤色，犹如蟠桃会上的琼浆玉液，一下子就名扬天下了。

我问连泉，京城天高地厚，各路大仙个个儿身手不凡，见多识广，又众口难调，你怎么能让他们折服，人人都喜欢上“金骏眉”。连泉回答的挺有意思，他说就俩字，品品，品出味来自然也就喜欢了。

我忽然觉得，这话适合于我。我这本新作《话说古玩》，读者如果能多看上几眼，就像品茶，品出味来自然也就喜欢了。



目录

1	家传古玩	001
2	成吉思汗金腰牌	023
3	皇家龙袍的风波	036
4	“洋人张”和元青花大罐	059
5	古玩家具圈里的“名角儿”	072
6	瓷器圣手“杜一眼”	086
7	淘宝紫砂壶	108
8	“票友”	123
9	黄玉珠子的故事	133
10	古玩达人司马潇	142



11	刘爷家的黄花梨大床	154
12	珠宝店“俏姐”女老板	167
13	老少爷们倒古玩	178
14	老外“打包”古玩店	188
15	古画的猫腻	200
16	慈禧娘家的“翡翠”黄瓜	215
17	刘道长三买经卷	221
18	佛缘	235
19	传国玉玺	248
20	道观里的缙丝宝物	256



1 家传古玩

北京是六朝古都，尤其是明清两代，正是中国文化兴盛繁荣时期，守着紫禁城，天子脚下有多少好东西珍藏于此。别的不说，清代末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掠走了多少珍宝，至今还在海外博物馆展出，时不时也现身国际拍卖行。前两年保利公司从国外回购的牛头马面，不就是圆明园的旧物吗？到了末代皇帝宣统时期，更是变本加厉，紧着从宫里往外倒腾老祖宗的宝贝，一下子就抵押给银行多少箱乾隆的瓷器、玉器，还以赏赐的名义，一箱子一箱子地往亲戚家搬，到了被扫地出门的时候，掖着藏着顺出了上千件古玩字画珍品。那年月，主子朝不保夕，奴才更是鼠窃狗偷、监守自盗，宫里的太监不知盗出去



故宫景色

多少好东西。不是有那么个事嘛，宣统跑的时候，带走的東西里就有一张苏东坡的《风雨归舟图》，到了天津“张园”，宣统歇过了劲儿，想看看这件东西，打开花梨木盒一看，里面竟是一张清代的画，当时他以为装错了，他哪儿想到早叫太监调包了，真画在琉璃厂古玩铺倒了好几家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的时候，故宫清理十几年堆积的垃圾，一车一车往外拉，有个破席子卷扔在边上准备拉走，有位工作人员顺手打开看了一眼，里面还卷着张席子，里面这张席子虽然也是落满了尘土，可样子挺特殊，白不拉几的颜色，上面还有花纹，请专家过来看了一眼，竟是一张用象牙编的席子。宫里的史料记载，这是乾隆过生日的时候，两广总督敬献的礼物，是把象牙劈成极细的丝片，再编成带有图案的席子，连乾隆皇帝都觉得太奢侈了，下令不许再做这样的东西，敢情是件稀世珍宝。专家分析，把这件宝贝卷在破席子里，八成是太监想借着拿自己的东西时夹带出去，不知什么原因没带走，真是万幸。

前面说的是紫禁城里皇宫大内的国宝，明清两代四五百年，北京城有多少皇亲国戚、王公贵族，哪位家里不是玉堂华器、珍宝琳琅？和珅被抄家的时候，东西多得连嘉庆皇帝都瞠目结舌，您说好东西少得了吗？怪不得民国的时候，有好些古玩商专跑大宅门，就是从那些遗老遗少手里淘宝。前两年海外一家拍卖行拍了件雍正官窑的大天球瓶，高五十多厘米，斗彩水波寿石团花纹，器形硕大，色彩艳丽，成交价三千多万港币。这件东西本是一对，是雍正赐给他姥姥家的，到了民国的时候，可能是门户自立，已经花落两家，一件卖到了琉璃



雍正斗彩大天球瓶

厂古玩铺，被“虹光阁”倒给了当时的财政署署长，这位财政署署长的姨太太过生日，把这件斗彩天球瓶放在大厅的八仙桌上，招得来祝寿的人纷纷观看。另一件后来抵押给了盐业银行，押了两三千大洋，现在海外这件，不知是其中的哪件。

要说北京大宅门的古玩字画，民国的时候确实被淘走了不少，但真正遭到灭顶之灾，还得说是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革”时期。家里有东西的主儿，大多数都是大宅门出身，那时

候出身不好，唯恐招灾惹祸，一有风吹草动，立刻胆战心惊，“破四旧”开始，没等红卫兵动手，很多人就自己先动手砸了起来。砸东西还得夜里关起门来偷偷弄，怕叫街坊四邻听见，报告给抄家的红卫兵。据说有的大户人家，一



老东四牌楼图片

砸就是一个晚上，在当院烧字画，烟熏火燎，邻居还以为着火了呢。就这样，红卫兵抄家的时候，还能抄出为数可观的老东西。当时在西四一座大庙里举行“破四旧”成果展，古玩字画堆积如山，现在拍卖会的东西和那时比，也就是冰山一角。

当然也有例外的，北京有那么十来家大宅门，“破四旧”的风刚一刮起，国家有关部门就盯上了，据说是为了保护这些家里的国宝级文物。这些家因为背景特殊，祖上留下了许多文物珍品，新中国成立后，文物部门就进行了登记造册，当红卫兵要抄家的时候，有关部门抢先一步，组织专业人员把东西都装上卡车，连夜运进了故宫。你别说，就这样还真保存下来一大批古玩精华。

这十多家情况各异，其中一家挺有意思的。这家人住在东四七条或是八条，是一所三进带跨院的大宅子，据说是慈禧的娘家亲戚，和现在北兵马司后身的慈禧娘家是一家。这么一说，您就知道这家准有东西，不用问，慈禧赏的呗。其实不然，这家有东西，是发国难财发来的，这里面有个真实的故事。这家祖上清末的时候，当的是位高权重的内务府大臣，当然这和他慈禧的娘家人多少有点关系。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慈禧逃难回来后，有人禀报说，圆明园大火烧了三天，不少老百姓进园子救火，也有人趁乱拿走了不少东西。慈禧听了大怒，吩咐人赶紧查，查出来东西没收、人杀头。这位内务府大臣忙上前阻止，说万万使不得，太后您想想，老百姓要知道查出来治罪，立马就得把东西砸了埋了，这样也就永远找不回来了。与其那样，咱不如出点钱往回收，这些瓷瓶子铜罐子，老百姓摆在家里不当吃不当喝的，您要是出个十两八两的，就当是奖赏，老百姓一准欢天喜地地给送回来。慈禧想了想说，这法子不错，就交给

你去办吧。

这位内务府大臣领旨办事，心里甭提多高兴了，别人没瞅出来，这可是桩天大的美差，他心里早琢磨好了，利用这个机会大大地捞一把。他不在内务府衙门办公，领着几个亲信在圆明园附近贴告示，就地收东西，收了东西先拉家去。猫腻就在家里，凡是好东西，他就扣下来据为己有，然后找些次的顶上去，或者到琉璃厂古玩铺买些东西充数。这差事他前后忙活了小两年，据说家里落下了几百件好东西。后来慈禧大概也听到有人说三道四，可老佛爷心里明镜似的，东西落在自己娘家人手里，总比让老百姓捡了去强，所以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他去划拉。您想想，这圆明园的东西，不就是宫里的东西嘛，而且大多还是乾隆爷那会儿留下来的，一般的大宅门可不敢和这家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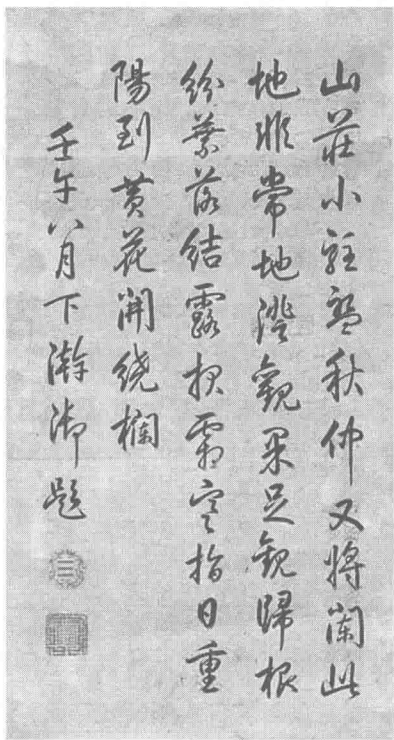
“文革”时，这家的东西拉到故宫后，还扯上了一桩政治风波，讲起来挺有意思。这十几家的东西和其他一些抄家抄来的东西拉到故宫后，当时有的政治人物，借着视察胜利果实的名义，纷纷来挑挑拣拣，往自己家划拉。敢情这几位和那位内务府大臣差不多，都懂得发国难财。他们拿走的东西里，有不少就是这家的，后来发还的时候，有些东西上还有某某办的条子，可见此事绝非虚传。

岁月悠悠，时光荏苒，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时候，落实政策，这些东西物归原主。要说这家真是不幸中的万幸，经过这么一场劫难，东西竟然悉数归还，有些人家可没这么幸运，不少东西杳无音信，或者漂流海外。有位“文革”中投湖自尽的老作家，收藏的书画信札古籍，竟在“文革”后期，被某家外贸文化公司打包卖到了中国香港，一些从古玩店买到这些东西的香港同胞，见字画上有老作家的手迹，纷纷打电话询问他夫人，让这位老夫人感慨万千。

这家大概是姓赫，可能是取的叶赫那拉氏中的一个字，当时是兄弟姐妹五支，都分开了单过。“文革”中除大哥还在东四老宅子住外，其他人都居住在外地，东西是从老宅子抄家抄走的，发还时也就落到了大哥的名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一般人对古玩这类东西根本不上心，再加上不值什么钱，也就没怎么惦记着。赫家大哥当时六十来岁，有两个儿子，老大三十来岁，老二二十七八岁，要说起来可能是“文革”中家庭受到冲击，两个人都没什么文化，有点不学无术。没过两年，老先生驾鹤西去，就剩下这哥儿俩守着这大院子 and 几百件古玩。

赫老大在农村插队时，学过几天针灸拔罐，也就是“文革”中农村的赤脚医生，回城后分到了街道纸盒厂，干了半年实在干不下去了，便琢磨挪窝。他们家附近有家中医院，有个哥们儿在医院里当大夫，他便央求那哥们儿托路子，想调到医院去。那哥们儿问他到医院干什么，他说最好是骨科大夫，轻省不说，关键是能混事，谁也看不出你是哪儿毕业的。他那哥们儿还真行，过了没多久时间就给他办成了。赫老大说，我怎么谢你才好？这哥们儿说，什么谢不谢的，我看你家里挂着好些老字画，就送我一张吧。赫老大把他领到家里，打开装画的柜子让他随手抽了一张。其实他这个哥们儿根本就不喜欢什么字画，也没拿字画当什么好东西，要字画的起因是他有个亲戚，附庸风雅张口闭口古玩字画的，他欠着这亲戚点儿情，弄张字画打发他，当然也不是白打发，还得混顿酒喝。他把画轴扔在医院，打个电话亲戚就来了。

画轴徐徐展开，是一幅原装旧裱的书法中堂，上书小诗一首：“小廊茶熟已无烟，寂寞黄花瘦可怜。古柳柴扉日常开，秋水乱鸭知客来。”诗似写景，婉约如画，字也写得好，行书起笔略有楷韵，自然流畅里有一种和谐的优美，细读起来有娴熟而婉媚的感觉。那个亲戚也是半懂不懂，忙看是谁写的，下款只有一行小字，“书于西后院涵秋堂”，后面落着两方印章，一方为“乾隆御笔”，另一方是“六十天子”。这个亲戚吓了一跳，心里说难道是乾隆御笔不成？细细一看，还真有点皇家御笔的感觉。他问这东西哪儿来的，那哥们儿一来二去讲了一遍，说是一个大户人家“文革”抄家发还的，不知是哪个酸秀才写的。他那个亲戚挺机灵，卷起来就想拿走，那哥们儿说不行，得喝一顿好酒，喝好了才能给你，二人说好了第二天在一家大饭店见面。



乾隆御笔书法

第二天酒桌上推杯换盏，那哥们儿喝

到七八分醉的时候，把报纸裹着的画轴递给了他亲戚，亲戚接过来，急不可待地先睹为快，谁料想展开一看，只有个上半截，下半截被齐刷刷地剪去了。亲戚忙问怎么回事儿。那哥们儿举着酒杯，美滋滋地说，下半截还得喝一回，要不然太便宜你了，昨天晚上我看明白了，这是乾隆年间一个秀才写的，那上面落着年号呢。他那个亲戚恨不得把酒桌掀了，这原装旧裱的乾隆御笔，怎么就落到这样一个不肖子孙手里，可话又说回来，不是这样的人能到你手里吗？后来他这个亲戚找明白人给瞧了瞧，人家说好东西，乾隆御笔不说，这还是他在圆明园后院写的，这不是写着“后院涵秋堂”嘛，现在遗址说不定还能找着。

赫老大当上穿白大褂的大夫，老二还没着落呢。有一天来了个同学，两人合计着开一家饭馆，专卖卤煮火烧，什么都算计好了，就是起不出来名字。老二嚼着牙花子想了半天，突然眼前一亮，他家地上扔着个铜亭子，将近一米来高，样子不中不西古古怪怪的，他突发奇想，指着亭子说，咱不如就叫古亭卤煮，到时候把亭子摆在饭馆里，让人们边吃卤煮边看亭子，保证用不了多久就火起来。你还别说，自从这亭子摆到饭馆里，着实招来不少看稀罕的，饭馆的生意也挺红火。几个月后的一天，进来个四十多岁的瘦高个，买了卤煮扔桌子上不吃，却一个劲儿地围着铜亭子转圈，赫家老二是前台掌柜的，跟人家搭拉话儿说，怎么样，这玩意儿不错吧？人家问，是老的吗？他鼓着腮帮说，您把那“吗”字去掉，正经八百的老东西，还是抄家退回来的呢。那人围着亭子又转了几圈，问，卖吗？赫家老二也不知这东西到底值多少钱，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万元户就是大款了，他鼓足勇气说一万。那人磨磨叽叽，从五千一直还到八千，一屋子吃卤煮的都说，这小子有毛病吧，八千都能买辆雅马哈摩托了，这破铜亭子按斤约也不值五百啊。您别笑，那会儿人的眼里，日本摩托车可比古玩值钱多了。赫家老二听人家这么议论，心想他傻我可不能犯呆，八千麻利就卖了人家。

他哪儿知道，这主儿是琉璃厂卖古玩的，而且是个不大不小的玩家。这玩家和一般开店的还有点不一样，开店的大多是瞎买瞎卖，能赚钱就行，对古玩没有太深入的研究，所以经常闹卖漏了的笑话。玩家就不一样了，他们是连玩带卖，以卖养玩，所谓玩就是把东西研究透了，或者收藏，要不就得卖个好价钱。其实，大凡玩家都是如此。收藏家马未都先生，前些年在琉璃厂，既有观

复博物馆，又有“观复斋”古玩店，走的就是这条路子。这位琉璃厂开店的玩家，把亭子抱回店里，一天没耽搁，立马找书查资料，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古玩书籍资料少得可怜，他忙了一段时间，也没研究出个所以然来。亭子摆在店里，问的人也不多，一摆就摆了些日子。

一天，店里进来个戴眼镜的年轻人，也就三十岁上下，文质彬彬的学者派头，进门就围着亭子转悠。开店的玩家也没当回事儿，在那儿收拾一对乾隆粉彩壁瓶。年轻人转悠了一会儿，问，老板您这亭子什么年份的？敢情这位是个外行，玩家说大概是个老的吧，说这话明显有点对付的意思。年轻人又问，能到乾隆年吗？这句话引起了玩家的兴趣，这主儿张口就说乾隆，肯定和年份有点关系。要说这亭子，确实有点与众不同，是用紫铜做的，泛着一种乌金般的宝光。造型尤为少见，估摸一米多高，上下分为两层，顶檐有点哥特式的西式风格，而下面的圆弧门又是典型中国传统式的，只是八根立柱是有凹槽的罗马柱，虽说样子不中不西，可用料考究，做工精致，绝非寻常百姓家的东西。

年轻人扶了扶眼镜，说：“我是学建筑的，不特别懂古玩，我们清华大学离圆明园不远，我没事净上那儿转悠，看您这亭子和圆明园的建筑挺像的，要是乾隆年的，保不齐真是圆明园的东西。”

店主听年轻人一说，眼前立刻一亮，他从亭子的铜质铜色上觉得像是乾隆年间的东西，只是西式的造型让他迷惑不解，要说是圆明园的东西，那就对上了路子。他跟年轻人说您好好研究研究，回头有了新发现您还能写篇论文呢。那位年轻人还真认真，没过两天就打来电话说，您这个亭子查出出处了，在郎世宁绘的圆明园建筑图上，有这么一个亭子，名叫“西法亭”，您那个亭子估计是个模型，铸出来是先给乾隆皇帝看的，以后就作为陈设摆在殿里了。店主一个劲儿地谢人家，人家说甬谢，您给我留几张照片就行了。店主心里说，留两千块钱行，照片无论如何不能给您，别为这惹来麻烦。

弄明白了亭子的出处，价钱自然也就出来了，开价二十万。现在的人都知道圆明园的牛头马面往回拍的时候，保利公司花了一千多万，这么大个儿的亭子才要二十万，是不是忒便宜了。您别忘了那是八十年代末，二十万已经是天文数字了。古玩店卖这种东西有讲究，叫看人下菜碟，一般人问只要看你不是买主，便说这东西没俩钱，怎么问也不告诉你价钱，省得传出去惹麻烦。要是



圆明园古亭图片

看你是个出得起价的真买主，才湖上茶慢慢给您介绍东西的来龙去脉，告诉您如何珍贵。要是做这样的买卖，大多把店门都虚掩上，所以各位逛古玩店的时候，遇见这种情况，千万别推门硬闯，以免自找没趣。这件东西没多久就卖了，据说卖给了一位开公司

倒腾进出口指标的，后来公司不景气，折价三十万元抵给了另一家公司，以后就不知道去向了。

这位店主卖了亭子，头一件事就是去吃卤煮。您别误会，他可不是去报喜，告诉人家自己卖了多少钱，他是接茬去淘宝。古玩商都有这么个特点，在哪儿淘着件好东西，卖了后一定会接着去寻它，认准了那是座金矿。小饭馆一切依旧，只是没了亭子，名字也改叫“田家卤煮”了。这儿得插一句，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一些小店里经常会摆着古玩实用或陈设，那会儿还有些老北京的特色。不是有那么件事嘛，收藏家马未都先生，当时路过地安门大街，偶然看见一家花店插花的瓶子，是一只康熙青花大尊，上面绘着四十多个人物，东西完好无损，釉面光亮如初，尤其是人物画得栩栩如生，飘逸动人。马先生问这瓶子卖吗？人家说卖，要七千块钱。马先生当时兜里没钱，说好过两天来取，结果事情繁忙，没过几天给忘了，后来亏得一位朋友提醒，才买回家。这件东西现在还在他的博物馆里，估计也得上百万了。

赫老二还记得这位买主，见面就说：“哟，有日子没来了，靠亭子发了大财了吧？”古玩商装出一副倒霉相，说发财还能上这儿吃卤煮嘛，别提了，那破亭子看走了眼，赔了五百块钱，好不容易兑了出去。您瞅瞅，这玩古玩的都什么心肠，挣了大钱不但不知恩图报，反而上这儿哭穷来了。其实不是古玩商心黑，这是行里的规矩，要是实说挣了大钱，人家找后账怎么办？不是没有这样的事儿，有个古玩城的店主在琉璃厂一家店里买了件嘉靖五彩的立件，一万多买的卖了八九万，回过头上人家店里炫耀自己的眼力好，说卖了多少多少钱，琉璃厂这位一听不干了，说东西卖错了，应该是五万的价钱，俩人打得一塌

糊涂。

吃着卤煮，俩人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天，古玩商琢磨着老二家还有东西，便用话套他，一来二去，知道他家还有玩意儿，便说想上家去看看。赫老二也够没心眼儿的，领着人就去了家里。玩家进了院门一瞅，就知道这家可不是一般的“宅门”，弄不好得是座小王府。眼前的正房四梁八柱五开间，通高有五米，大凡北京的四合院都有讲究，一般的正房都是明三暗两，要是正儿八经的五开间外带两耳房，那就是正宗的大宅门了。屋里迎门一幅乾隆御笔，通天贯地大中堂，每个字都有小锅盖那么大。满堂的家具都是紫檀花梨的，就连桌上插花的花瓶，都是雍正窑变玫瑰紫釉的弦纹瓶，不用翻底，一准儿是官窑。这些好东西，件件都是古玩里的抢手货，古玩商知道自己一个跟头跌金坑里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时候，瓷器是行里最畅销的古玩，跟现在的行市不大一样，那时明代的瓷器比清代的好卖，这可能是跟那会儿清代的东西多有关系。于是他便问，有写着大明字的瓷器吗？老二想了想说，有，等着，我给你拿去。说着打开黄花梨顶箱大柜，从一堆箱子里抱出个旧皮箱子。

这箱子老旧不说，上面还粘着些封条，封条上的印章依稀能辨认出来是文物部门的保管章。凭这箱子就能知道是抄家发还的，要是这箱子留到今天，里面就是装上仿品，没准都能撞出个大价钱。箱子打开，里面是七八个蓝布盒，老二打开了两个，都是康熙五彩十二月花卉纹杯，看来这箱子里都是杯子。接着伸出个稍大些的盒子，老二说就是它了，从里面拿出个杯子放到了八仙桌上。古玩商看着这杯子，愣了半天没敢伸手，他有些不能相信这是真事儿，眼前竟是一只斗彩鸡缸杯。不会是假的吧，他哆哆嗦嗦把杯子捂在手里，小心翼翼翻了个个儿，果然底下是青花双蓝圈，“大明成化年製”六字楷书款。要说这位古玩商还算是位玩家，肚子里有货，所以见了真东西知道从哪儿下手。他按照孙瀛洲先生总结的成化款识“七言歌”对了一遍，果然是“大字尖圆头非高，成字撇硬直到腰，化字人匕平微头，製（制）字衣横少越刀，明日窄平年应悟，成字三点头肩



圆明园十二生肖兽首之一：牛首

腰”。而且双蓝圈的里线浅淡，时断时续，这些细节都能对得上号。就这样他还是半信半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

要说这位疑惑，一点儿都不稀奇，您知道成化斗彩是什么概念，那是瓷器中的极品，艺术长河里的明珠。中国瓷器自从元代景德镇烧制了青花瓷后，便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从那以后，瓷器的各种品种纷至沓来，五光十色，令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而斗彩更是其中的奇葩，它工艺复杂，是在烧制出青花的基础上，运用双勾填彩、点彩、复彩、染彩等方法，集各种工艺及色彩于一身的精心烧制的瑰宝。斗彩出现于明代宣德年间，成熟于成化时期。成化年间的官窑瓷器，本身就胎质细腻，釉色莹润，尤其是精致的小件器物，更是通透玲珑，洁白如玉。在这样胎质上烧出的彩色，红如血，绿似翠，紫色犹如初熟的葡萄，黄色犹如艳俏的玛瑙，姹紫嫣红，美不胜收。特别是成化的各种斗彩杯，娇小玲珑，美轮美奂，可以说是瓷器历史上的一代天骄。

眼前这只成化斗彩鸡缸杯，更是王冠上的宝石，斗彩里的翘楚，凡是说到成化斗彩，无不以鸡缸杯为首推。据说就是在成化年间，一对鸡缸杯也已经价值白银十万两，可见身价高到什么份儿上。这只呈小扁碗状的杯子，画片儿是一幅写实的小景，群鸡在初春的庭院里欢跃，雄鸡引



明代成化斗彩鸡缸杯



明代官窑瓷器年款